

山高林密,层峦叠嶂,云在林上飘,林把云朵藏。翻滚的云海和茫茫的林海交织变幻,宛如仙境。

这里是蒙山。蒙山跨山东平邑、蒙阴、费县、沂南4县,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这漫山遍野的绿色,凝结了无数护林员的心血和汗水。

蒙山深处,平邑一侧,有户人家以林为家,世代栽树护林。杨希路是第七代,他用青春年华守护绿水青山,人生和绿树融为一体。

蒙山深处

□ 厉彦林



“来了,累了吧?先回家喝杯茶,歇歇脚。”在柴门外等候的杨希路招呼我们走进山间的四方小院,坐在屋前的凉棚里。

酷暑时节,我们来到地处蒙山深处的平邑县大洼林场庵子护林点,这里也是护林人杨希路的家。

我们坐在低矮的松木板凳上,喝起了早已凉好的温茶水。只见小院被层层树木围绕着,掩映着,周围的空气仿佛也被染成了淡绿色,耳畔回响着沟壑里的溪流声和清脆的蝉鸣声。

歇息片刻,杨希路带领我穿过茂密湿滑的灌木草丛,向我介绍房前屋后的每一棵树木。

“这棵栗树,是我家先祖栽的。10年前我量过,主干周长7.6米。”

“这棵栗树,是我小时候荡秋千的伙伴,也近两搂粗喽。”

“这片银杏林有60多棵,是我爷爷栽的,每棵树都100多岁了。”

我仔细听着杨希路的介绍,只见他眼里闪烁着光芒,仿佛每一棵伫立的树都像亲人站在身旁。

杨希路的家位于平邑、蒙阴、费县的交界处,东南方就是蒙山云蒙峰。云蒙峰陡峭,老百姓称之为“挂心橛子”,一方面形容其高大陡峭,另一方面是说巡山时远远看见这座山峰,便可判断出所处方位和家的方向。

屋子东侧是一眼四季不干涸的山泉,泉水清澈见底,岸边被繁茂的草木掩映。西侧建有能蓄80立方米水的水池,养着鱼,还有特殊作用。杨希路说:“别小瞧这水池,4000多亩山林,山上就这点水,关键时刻能救急!”

门前正中是菜园地,土质黑油油的,长着芹菜、辣椒、茄子和芋头,还挖好了种萝卜的沟畦。

蒙山深处的莽莽林海人烟稀少,只生活着杨希路一家人。他家七代人在此,用岁月与热血,谱写下开荒、种树、守绿的感人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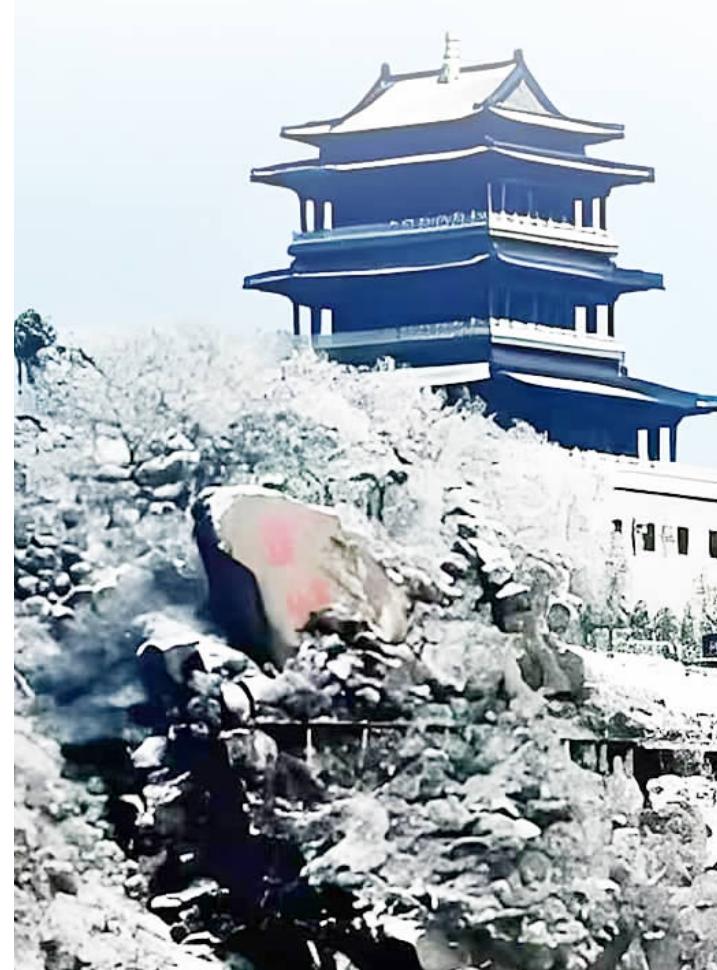
清末年间,杨希路祖辈带着家眷,从临沂来到今天的平邑县卞桥镇注店子村一带。因这个山坳土质较好,山坳的石缝间有眼四季不干涸的山泉,还有可以挡风遮雨的石棚,于是就在此安顿下来。

石棚周边的树木成了家人生存的希望,开荒、种树、守林,成了杨家的祖训和家风。在外捡个杏核就带回山里埋下,捡棵小树苗就挖个窝裁下。渐渐地,石棚周围的树多起来、密起来了,鲜活了一片片绿色生命。

最早栽下的是一棵栗树,栗子能储备充饥。到杨家第四代时,这片荒山上已栽上了栗树、槐树、柞树和松树。

一家人以林为命,把希望和未来全部栽进树木里。即使曾面临偷砍偷伐的困扰、面对岁月变迁和人生沉浮,杨家人从未犹豫和徘徊。1948年,沂蒙革命老区平邑县要建林场,杨家二话没说,倾力支持,除了自留47亩山林,其余约4000亩全部捐了出来。

杨家第五代也就是杨希路的爷爷杨佩明成了担负国家责任的第一代护林人,后来杨希路的父亲杨金山接续父业。虽然生活比在山下艰难,一家老少却没有一句怨言。杨家人从不轻易砍一棵树,更没卖过一棵树,乡亲们说他家是“种树世家”,也是“守着金山的穷人家”。



“我家祖辈都住在这里,守护着这片山林。到我这,是第七代了。”杨希路望着一望无际的林海,眼神柔和而坚毅。

来一趟庵子护林点,实属不易。那天我们一行早上7点多就出发,乘越野车颠簸了一段山路。石头山路越来越窄,在茂密的林草丛中时隐时现,我们只好下车步行。那山路时而拐弯抹角,时而贴在崖壁下,个别路段直上直下,有的甚至被山洪冲毁。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时而闷热难耐,时而又山风送爽,不知不觉衣服湿透了,被风吹干,又湿透。歇脚数次,被汗湿透的毛巾拧了多遍,鞋和裤腿沾满了泥浆。翻越了三道山梁,攀缘跋涉两个小时,终于来到了杨希路的家。

我想象不出,一家七代人,200多年来,是如何冒着风雨雪霜、酷暑寒冬,在这偏远艰苦的深山坚守下来的。

从杨希路蹒跚学步时,父母就教他扶着树学走路,与小树牵着手同成长。2002年,杨希路接替父亲走上护林员岗位,成为更加坚定的山林守护者。从小就跟父亲巡山,一年年陪同长辈栽树、护树,有些树就是他自己栽的。树怎么长大的,他记得清清楚楚。起初山上荒着一大片,全家到处植绿,种树;树越种越多,后来便见缝插针,挖坑栽树;如今森林覆盖率高了,生态环境改善了,种树和栽树转为扶持与培育、防治病虫害和防火。

这些年来,树已是最割舍不下的牵挂,更是眼中最美的风景。杨家世代常年跋涉在山路上,天天与树木打交道,学会了善待自然、敬畏树木,爱上了山里的一切。他们渴望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一切越来越好。

“这几千亩山林的每一个角落我几乎都去过,每片林子长得怎么样,我心中有数。”每天早晨7点,杨希路就开始巡山,一天需要走几十里山路。到山的制高点瞭望,通过听声音、察看脚印和车辙等,观察有无异常情况。春夏主要防治病虫害,秋冬季节重点防火、防盗,则是时刻绷紧的弦。饿了啃煎饼,渴了喝山水。每年都得用坏几把斧头、镢头和手锯,穿坏10多双鞋。虽然很艰苦,但是,“不上山绝对不行,心悬着,放不下。”

“与其他景区跨界林区,最容易出现情况。前几年,每年都能逮着一些盗砍盗伐的违法分子,都交公安机关处理了。”谈起护林,杨希路记得每个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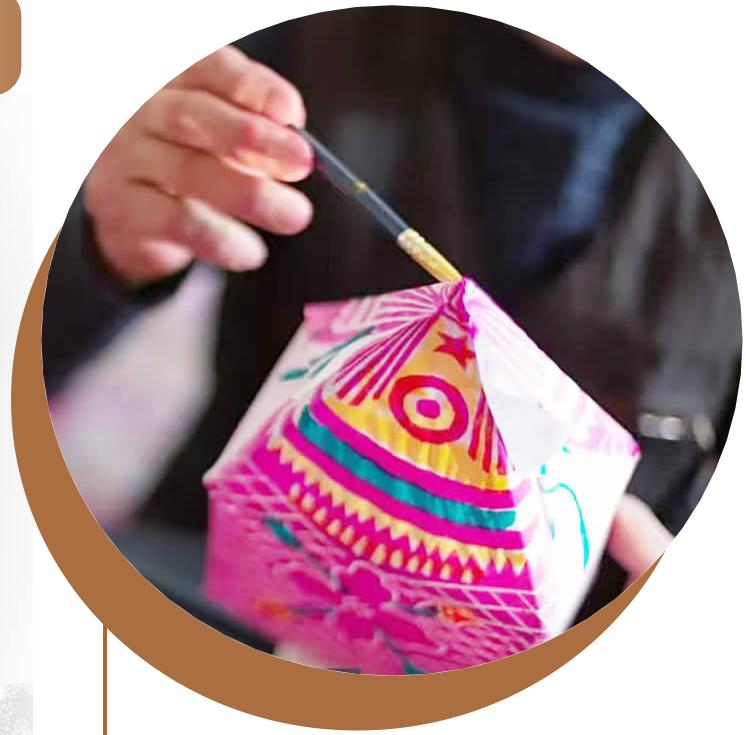
杨希路的脚步比常人敏捷。这片山林大,以前杨希路五六天巡查一圈。山上没有路,崎岖难行,磕磕碰碰是常事,他的腿上伤痕叠加着伤痕。

早年,有人上山烧柴火、砍木材,记不清一家人跟盗伐者发生过多少次冲突。如今条件好了,布了监控点,重要路口有了智能语音提醒,能准确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村民的护林意识也提高了,盗砍盗伐的现象逐年减少。

我们离开杨希路家时,走出柴门口,就看见左侧山坡的枯树根部冒出了三支灵芝,茎红色,周边金黄色,煞是好看。树丛中喇叭状的野黄花开得正盛,摇曳生姿。

蒙山层林叠翠,古木参天。阳光下,云在飘,鸟在叫,树在长,护林人杨希路忙碌的身影穿梭在沟壑林间,棵棵树木看着,条条山路记着。树与人同命相依、根脉相连,苍翠欲滴的绿色描绘着蒙山如诗如画的美丽风景。

齐鲁名家



□ 本报通讯员 李淑彬

“照毛虫,照毛虫,照照眼,眼发亮,照照牙,牙不痛,照照鼻子不伤风,照照耳朵不聋……”这首每逢元宵佳节咏唱的民谣谚语,将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寄托在月圆之夜亮起的璀璨花灯上。

在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有一种古老而独特的传统手艺——鱼灯笼,它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日照渔家文化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如今的鱼灯笼不仅是日照渔家文化的代表,更是日照沿海渔民祈求风调雨顺、连年有余的体现。

追溯历史,涛雒镇成家麻头村鱼灯笼制作技艺已历经600年沧桑。明朝初年,成氏家族自山西迁来日照。日照濒临大海,季风强劲,夜间行走照明极为不便,成氏人便想出了扎灯笼照明的主意。用高粱秆做一个四棱框,四周用白纸糊严,做一个托,放上一盏小油灯,既能照明,又能防风,且造价十分低廉。随着时间流转,成家麻头村人又在灯笼上绘画,在样式上也做了一些创新,这种美观又实用的灯笼逐渐在市场上流通。

鱼灯笼制作技艺看起来简单,但是从设计构图、挑选材料、制作骨架,到装灯、裱糊、上色,其制作工序有32道之多。清康熙五十一年,江苏盐城人成永健赴日照任知县,为这门技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把费时费工的手工绘画改为制版印刷,并进行了系统分类,有四棱、六棱、小鼓、绣球、鱼灯,使得灯笼制作更加高效且精美。自此,麻头灯笼便以其物美价廉、老少皆宜的特点,成为当地百姓元宵节前后的必备之选。几百年来,每逢元宵节前后三天的晚上,家家户户打着灯笼闹花灯,大街小巷便是一片片灯笼的海洋。而在沿海一带,人们又特别喜欢鱼灯,祈盼出海打鱼获得丰收,所以鱼灯又包含连年有余(鱼)之意。

2015年之后,成家麻头村鱼灯笼成为特色民俗项目;2022年,成家麻头村鱼灯文化习俗获选为日照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如今,尽管现代工艺制品琳琅满目、层出不穷,但涛雒镇成家麻头村鱼灯笼依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赢得了人们的青睐与喜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孩子开始对这门传统手艺产生兴趣,他们主动向老人请教制作技巧,亲身体验这一古老技艺的魅力。更有不少人专程来到成家麻头村,只为购买一盏鱼灯笼作为纪念品或馈赠亲朋好友的特色礼物。

鱼灯璀璨映古今,在艺人的传承与坚守中,人们看到了日照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代代相传的成家麻头村鱼灯,不仅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更照亮了人们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

(日照市东港区区委统战部供稿)

非遗传承

(上接第一版)

赵福军说,2024年以来,我国相继在增值电信、医疗等领域出台扩大自主开放举措,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全国范围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由31条压减至29条,顺应经济发展形势和产业发展趋势,通过推动相关开放举措落实落地、优化试点示范,将对高质量吸引外资起到促进作用。

会议还提出,要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加大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支持力度,鼓励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优化外资并购规则和并购交易程序。

商务部表示,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是创新引资方式、拓宽引资渠道的重要举措。商务部拟通过标志性展会、重点活动和重点平台,向外国投资者解读好、剖析透中国经济综合优势,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项目。

会议要求,要在政府采购等工作做到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拓宽外资企业融资渠道,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要做好外资项目服务保障,在入境、停居留等方面为外企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潘圆圆说,会议就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入出境等外商高度关注的领域提出了明确要求,有利于解决外商在华投资的难点堵点,加强相关服务保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吃下“定心丸”。